

世界华人作家作品（第二辑）



老人与狗

于文胜◎主编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世界华人作家作品(第二辑)

老人与狗

于文胜 主编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华人作家作品. 2 / 于文胜编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: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13.7 (2015年4月重印)

ISBN 978-7-5469-4178-3

I. ①世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世界文学—现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68385 号

责任编辑: 武夫安

封面设计: 党红

世界华人作家作品(第二辑): 老人与狗

主编: 于文胜

出 版	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地 址	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
邮 编	830026
发 行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	11
字 数	200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4 月第 2 版
印 次	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69-4178-3
定 价	29.80 元

目 录

佳作收藏

1/绝活

赵光鸣

小说会馆

13/天命

刘加蓉

22/青梅

刘 亮

41/老人与狗

陈 光

50/两小无猜

融 融

71/红尘之外

黄宗之 朱雪梅

78/黑熊喀琅

吴彩霞

81/街心舞女

虔 谦

88/免费

雪莉·凯撒

散文悦读

90/指尖上的风铃

于文胜

98/唐朝渠：远逝的拓印

赵钧海

109/大地的圆心

孙继泉

111/河那岸

商国婵

124/一路平安

杨 超

128/系在风筝上的爱情

李首峰

华人地球

131/印象土耳其

阿地力·哈力克

诗歌花开

137/晨露(外一首)

亚楠

139/青玄的诗

青玄

141/不羁的浪漫

李元瑄

143/蓝色不见了

李慧英

新人推荐

144/月光下的枸杞林

陈晓波

148/樱花雨

彭静

150/印在书纸上的《大学》

周雅薇

153/我的安达

钊达

绝 活

赵光鸣

延寿从茈茈滩那边走来那阵，王顺，布袋这伙人正圪蹴在土圈墙下面晒太阳。才过清明，从大草甸那边刮过来的风有点冷。他们一满袖着手，像猫一样蜷着身子眯缝眼。他们懒得下地做活了，就这么晒太阳。

他们听见有人吼山曲儿呢，就都懒洋洋地睁开一点眼缝，就模模糊糊看见走远路的延寿。他在天空底下大步流星地走，昂着脑袋，朝云空边走边吼哩：

“薛仁贵征东没征西
不知道杨满堂反的
我心里没有丢你的意
咋知道你丢下我的……”

他们听着就有些亢奋起来，便一齐竖起脑袋，像羊一样望那人。

“过来歇一歇呵老弟！有凉茶莫合烟哩！”

王顺朝那人喊一声，露出两排友好的黄牙齿。

延寿在路口那儿犹豫一下，就走过来了。他肩上斜挎个烂铺盖卷儿，锅碗瓢盆在身后叮当乱响。他长得英眉俊气，笑得很可人。他在王顺身边圪蹴下，王顺就吩咐蚕豆给倒茶，毛眼儿给他递了一大海碗茶水，又解开馍兜子，给延寿一个大杂面馍。

延寿一口气喝完一大海碗茶，朝毛眼儿几个女人笑了笑。他往嘴里塞馍的时候，对王顺说，他是从沙州那边过来的，想寻个好点的去处，就一路寻了来。现在他往西甸去，听景化的老乡说，西甸不错，地肥水美，还

出金子玉石哩。

王顺朝天上喷口烟，他看延寿嚼馍嚼得挺香甜，忽然就有了一个想法。女人们也看延寿，看他的俊模俊样，看得有些肆无忌惮。布袋看了一阵延寿，就盯住毛眼儿，眼光像两只锥子。但毛眼儿目不转睛只顾看外乡人，布袋就越盯越是愤怒，他真想把毛眼儿那对骚眼睛挖出来，当尿泡一样踩。

“你山曲子唱得不错，比马癫子马相公唱得还好，我就爱听个戏文山曲子，我不奉承你，你真是唱得不错！我们这里的人都爱听个戏文山曲子……”王顺说。

“我胡乱吼哩！”

“不是胡吼，你不是胡吼，你是个唱家，你吼得入耳，吼得有板有眼。”

毛眼儿说，“他能吼，就让他再吼一曲么，大伙儿都想听他再吼一曲哩！”

延寿一抹嘴，亮闪闪地望一眼女人，对王顺说，“那我就献个丑，再吼一段，多谢乡亲们茶饭款待！”

他说着就站起来，扔了烟脰，给众人打个媚眼，学了一段娘娘腔：

“阳山麦子阴山荞
你是蜜蜂采新巢
蜜蜂采下新巢了
旧巢门上不来了

我家门前一树槐
手扳槐树望你来
等你三年不来了
平川望成石崖了”

延寿唱毕，朝王顺和众人拱拱手，说，“献丑献丑，天不早了，我赶路去呀！”

王顺拉住他，说：“我说，西甸你不要去了，哪有个球的金子玉石！你就留我们芳甸吧，这就是我想给你说的话，我诚心实意留你，你这人金

贵，不是谁都能留，你我实心想留，日子过得凄惶了，你这样的人就显得金贵！”

众人一齐附和，毛眼儿和蚕豆跟着起哄，脸红红的像红柳花。

王顺说，“癫子老汉刚死了，房子空着，你要乐意，现在就跟我进村，我诚心实意留你，西甸还远得很，那鬼地方去不得！”

延寿当然乐意。他朝女人们眨眨眼，笑了笑，就跟着王顺往村子里走。

布袋望着延寿跟王顺走远了，往土墙上使劲啐了一口浓痰。

“我饿了！馍呢？我日你妈我的馍呢？”

他让自己吼得威声武气。毛眼儿轻蔑地剜了他一眼，把馍兜子扔过来。

“贱货！骚货！”

布袋气急败坏。他掩饰不住。他让自己圪蹴下，双手抖着往嘴里塞馍，馍渣像墙皮一样往下掉。

“心里不豁爽！”蚕豆给毛眼儿挤眼睛，“你让他心里不豁爽了！”

“我没有让他不豁爽，我不知道他为啥就不豁爽了。”毛眼儿笑了笑。她的心飞进村子里去了。她不在乎男人豁爽不豁爽。

“贱货！贱贱……骚骚……货！”

布袋涨红了脸。向着天空鸡啄米一样撞自己的脑袋，他一生气就这样。

延寿就住在癫子老汉的马号房里。

延寿白天去翻种相公老汉那点地，晚上就在马号房里给人们吼山曲儿唱戏文。老汉留了把胡琴，延寿会锯，边锯边唱。他会唱秦腔、花儿、莲花落，武都、康县、礼县山曲儿也会，还会说古，封神榜、瓦岗寨、刘关张、窦尔敦，他让人听得如醉如痴。

延寿盘腿坐在土炕中央，说，唱，绘声绘色，抑扬顿挫。一屋人影幢幢，痴痴的如同泥胎。他讲到要紧处，就打住。第二天晚上人们就又来，还不空手，咸菜、油泼辣子、锅盔、蒸馍……戏及故事不能白听，延寿是个光棍呢。

布袋也来听。他忍不住要来听。驴日的说书说得太好了！

他给延寿带了捆老烟叶。他看见毛眼儿的骚样，就往烟叶上啐了一口，还把烟叶往屁眼上对了一下。他觉得这样心里顺畅了一些。

布袋把自己藏在靠门的杌里，油灯光照不到他，他竖起耳朵听延寿说唱，努力不看自己的婆娘，看一眼，他就十分生气。他的婆娘目不转睛看延寿呢，她跟延寿面对面，她用眼睛勾延寿，她朝他笑。她希望延寿也看她。延寿一看她，她就美得像吃了蜜，脸灿烂得像朵桃花。

布袋往家走的时候骂自己的婆娘，他追着她骂：

“骚孔雀一样！你一见他就想开屏哩！”

毛眼儿不想理他。她知道他气不顺。

“你又不豁爽了，”她说，“你何必给自己找不豁爽呢？我不过想听听戏文，我跟人家又没弄出个甚……”

“你敢跟他有个甚？你还想跟他有个甚哩！”布袋捏紧了拳头，两眼瞪得像对铜铃。

“我不敢，我有多好一个男人哩！”

“他只配闻我的屁眼儿，他球毛不是！”

“你能，天底下就你最能！”

“一个贼盲道，驴日的他还收礼哩！”

“你自己要回送人家烟叶，你又说这话！”

“我让他闻我的屁眼儿！他只配闻我的屁眼儿！”他得意地笑了起来。

“你就会弄这事，你不是个男人！”

他们每回都吵得很不愉快。往炕上躺下，布袋就有些后悔。他想扳毛眼儿的屁股，摸她的羔羔，他想好好骑一骑她。但女人坚决不让他得逞。女人有自己的心事要想。她想如果扳她的是延寿，她就会像朵莲花一样，把整个身子都给他打开。

这是个阴天。

一大早，布袋把猪圈里的小母猪吆赶上驴车，然后把猪扳倒，用麻绳捆紧。他要去趟西凉户，给猪配种。这事不能再拖了。他望望天，凉凉地有几点雨飘过来。这天正好赶路。

毛眼儿望见布袋变得越来越小，草海最后淹没了他。她就让自己笑了。她站在镜子跟前，她觉得镜子里的女人太冤枉了。

她给延寿包了五个油盒子，拢了拢自己的乌黑头发，袅袅地往马厩走。延寿在棚圈里，正给车户王德的枣骝马钉马掌。他看见毛眼儿好像有点意外，咧嘴笑开两排白齿。王德在马屁股后面也笑了一下，笑得有点怪。

王德牵马出棚的时候，又那么笑了一下。

毛眼儿觉得不能不说话了，就说，“我家里有只芦花公鸡，我来请你帮我剗鸡，延寿你有空么？”

她冲着王德的脑勺说。

延寿大口吃着她的油盒子，炯炯地盯着她的胸脯：

“你该把鸡抓来，你让布袋抓么……”

“我抓不住它，那鸡凶得很，布袋去西凉户了，正在路上走哩……”她说。她瞟了延寿一眼，脸就红了，红得像块绸布。

延寿停住了咀嚼，忽然笑了起来，“哦嗬……哦嗬！那我们走，我带上剗鸡家什！”

延寿让女人先走，他跟在后面。他望着女人的细腰，像柳枝一样摆动，风从草海上荡过来，满世界都是好闻的草稞味儿。

延寿把那只大芦花公鸡夹在榆木板子上，然后给鸡扣了几道扣。他的剗刀十分锋利。他在鸡腿根那儿挤了几下，剗刀准确地扎下去，很快就挑出两粒芸豆一样的东西。

“从今往后，它成鸡相公了！”

他笑起来，挥手划了一个弧，那两粒肉豆像玻璃弹子闪闪地滚了几下，落在猫食盆边的草窠里。

毛眼儿给他端来一盆水，让他净手。延寿从她的领口那儿往里看，那里面是一条很深的沟。他好像想都没有想一下，就让自己的手伸了进去。

事情开始得就这么简单。他把女人抱起来，一脚踢开房门，径直闯进里屋。他们一起做了那事，做得淋漓尽致，肆无忌惮。

“你的盒子味道不错！”

延寿涎着脸子说。他抚掌了一下女人白绸一样的腰身，他想他该走了。他吹了一声口哨，扭身看见窗口有个人影，吓得全身缩了起来。

他看见蚕豆快快地往院门走。

“是蚕豆，她把咱们的窗根听美了。”

女人一脸潮红，她光身子堆在炕上，像堆棉花。

“听了听去。”女人说。

“该把院门闩上的，真忘乎所以了！”

他说完就走了。

这时候雨已经停了，太阳从云缝里钻出来，大草滩明一块，暗一块，满鼻子都是百草万物的香味。延寿的心情很好，他看见蚕豆在前面走，止不住吼了一段：

“月亮上来一张弓
你把野花别当真
手帕丢在河心里
迟迟早早一场空”

蚕豆回头朝他笑了一下。

蚕豆一笑让他心里一激灵，他往四周看了看，没有人。他让自己快走几步。

“蚕豆你跟我走，跟我去马号！”

“凭甚我要跟你去哩！凭甚哩？”蚕豆的样子像是跟他撒娇。

“你把窗根听了，就凭这，听了不能白听！”

“我找毛眼儿借红曲香豆子蒸馍呢，院门大开着，我咋知道你们……”

“你撞上了更不能放过你，我得让你把嘴闭上！”

“我满世界宣扬，让人们都知道你们弄的好事！”她笑着说，“太骚声浪气了，你们……”

“我让你也骚声浪气一回！”

延寿嬉皮笑脸地说。他明白女人们的心思。蚕豆不由自主，像鬼牵着一样跟他走。

“真没有想到，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男人，他让人舒坦得不想活了。”

蚕豆后来跟毛眼儿这么说。她们忍不住想说。

月亮是个黄月亮，满世界都是蚰蚰儿的叫声，它们躲在草窠里、墙缝里叫，尖锐得刺耳，像磨石刮镰那种声音。布袋的心情不太好，他刚听了

延寿的“枪挑小梁王”，可心情还是不太好。他站在马号大院门口，他想跟人说说。人们黑幢幢鬼影一样从面前走过去，他瞪圆了眼。终于等到了咬劲，咬劲的样子更像个鬼。

“我把毛眼儿捶了。”他说，“我不让她到马号来，她非要来，我就捶她！”

“我也是，我不捶她，我拧蚕豆的大腿，大腿里侧的肉嫩，我一拧她就承认了，她说我不是个男人……日他的她跟我说这话！”

“毛眼儿也这么说我，她羞臊我哩！”

“男人们最怕这么羞臊，谁也受不了这么羞臊！”

“这事不能就这么完，不能连个响声都没有！”布袋说。

他朝天上望一眼。他不想看咬劲的熊样。咬劲的样子非常猥琐，像只蛤蟆。

“我猜不透女人，永辈子猜不透，她们到底想要个甚呢？”

咬劲好像想哭，他嗓子干燥得冒烟，就使劲咽唾沫，“她们都说延寿好，延寿把她们的心都弄花了……”

“他延寿驴日的有甚哩，他驴日的不就是会唱个戏文说个古么？他以为他是个甚？他以为他是个皇上哩！”布袋鄙夷地说。

“女人的心思真摸不透，她们都想要……要那些影子一样的东西……”

“你说的个深奥！”布袋说。他的声音像是从地缝里飘出来的，好像不是声音。

“连朝贵、五庚的媳妇，还有玲子、黄花闺女哩，看延寿的眼神都不对头，女人呢，世上的女人！”

咬劲看不清布袋在嗑牙，他让自己叹了口气。他听见蚰蚰和蝈蝈铺天盖地地叫，大草滩的微风像打摆子一样忽凉忽热。

“这事情不能就这么完！驴日的太张狂了！”

布袋说。他好像费劲想了一会儿。

“那你说咋办呢？”咬劲说，他又咽了一下，“这事是想不得，自家的女人，平白无故就让人睡了……这事不能细想！真是不能想！”

布袋的牙嗑得很厉害。他让自己不要嗑，可就是止不住。咬劲感到奇怪，眼睛像黑窟窿一样盯着他看，幽幽地发亮，像猫眼。

“你嗑牙哩！你身上发冷么布袋？”

“我不冷！我啃延寿的骨头吸他的骨髓呢！”布袋忽然觉得自己不嗑了。

“我让他娃等着，有他高兴的那天哩！”

他说。他觉得有股浊气从喉咙那儿往外蹿，蹿得他非常痛快。

延寿和王顺坐一起喝酒。

全村就只有韩有禄这家杂货铺。卖坛子酒，还有卤煮的牛羊猪下水和头蹄肉。

这回是王顺请延寿喝。延寿在有禄杂货铺请过王顺几回。他没有想到王顺会请他喝酒。杂货铺边上是几畦茄豆瓜菜，蜂飞蝶舞，草海一片灰绿，庄稼地黄了，黄在草海里面，明明灿灿，远处有些雪山，亮得像水晶。延寿跟王顺坐在粗木凳子上，他觉得挺惬意。

“喝！延寿你喝，你好好喝！”王顺说。

“无缘无故的你请喝酒？”

延寿端起酒碗。王顺把酒碗朝空中举一下，牙齿跟碗碰出一声脆响：

“喝么喝么！喝了咱哥俩好说话么！”

王顺催延寿，一边往自己嘴里塞进去一块牛肝。

“我知道你有说的，你说么！”

“先喝了这碗再说。”王顺说。

延寿干了酒碗，抹一把嘴，“你要说个甚哩？现在你说么！”

王顺的眼有些红。他一喝酒眼就红，像吃了死人肉一样。

“你遭人嫉恨了，兄弟。”王顺说。他往延寿的酒碗里添酒。

“你说的是布袋吧？”延寿笑了起来。

“你犯了众怒了，我给你提个醒。”

“就那两个熊人？”

王顺皱紧了眉头，他对谁不满就皱眉头。

“你不要当耳旁风，我是为你着想哩！色字头上一把刀，这话你听说过没有？”

“送到嘴边的肉有不吃的么？我又不是和尚，和尚还吃个鱼虾哩……”延寿说。

“我是为你好，众怒难犯，不管谁勾引谁，总之你遭人嫉恨了！”王顺继续说。

“嫉恨就嫉恨。”延寿不当回事。

“人家要剝了你！你不知道，我知道，我都闻见血腥气了，我替你担忧哩！”

延寿仰着脸像马一样大笑，他给自己又灌了半碗酒。

“那手艺只有我会弄！那是我的绝活！”

他说。他看见王顺的眉头又皱起来了，皱得像个土丘丘。

“你还是不当回事儿。”

“我只是觉得好笑，太好笑了！”

“有你笑不起来的时候，我不是给你危言耸听，你得走了，我舍不得你走，延寿，你去西甸吧，横竖你原本也是要去西甸，我是为你着想，我拦不住那些人。”王顺愁眉苦脸地说。

“你让我走，你说让我走？”延寿瞪圆了眼，他显得有些吃惊。

“舍不得你走哩，哥哥我舍不得你走哩，你会那么多的戏文故事……你走了，就跟掏了我心肝花花一样……”

延寿让自己笑了一下。他看着王顺很伤心的样子忍不住就笑了一下。

“我不走！我不想满世界跑了，我就喜欢待在这儿！”

王顺知道他的酒白喝了。

“那你也得收敛着些，世上没有白做的事情，世上的事情都有个因果报应哩……”

王顺说。他又让自己叹口气。

“我听你的，收敛着些就收敛着些！”延寿笑着说。

他们又添了两壶酒，喝得天昏地暗。后来，他们摇摇晃晃各走各的路。

延寿在路边朝一堆骆驼蓬撒了泡尿，一泡长尿，尿势猛烈，打得草铃铛纷纷坠地。收拾了裤裆，他扯起嗓子朝野地里吼：

“想哩想哩实想哩
想的眼泪常淌哩

肠子想成丝线了
心颞想成豆瓣了”

延寿扯眉吊眼地只顾吼，他模模糊糊看见毛眼儿向他招手哩，他以为喝多了眼睛看花了，就揉了揉眼。他看清楚是毛眼儿。

他忘了跟王顺说的话，收敛收敛。人这时候想不了那么多。他被酒和女人弄得神魂颠倒。他看见女人站在苞米地的缝隙里，笑得很灿烂。他走了过去，由不得自己。

青纱帐密密匝匝，太阳像个火炉，四野里汹涌着庄稼和女人的热气。女人这时已经脱了汗衫，丰美地迎着他。谁抵挡得了这样的诱惑呢？

延寿收净麦场，就去了趟景化。他给景化的沙州老乡送了点草菇和花豆。然后逛景化街，吃了油坊旁边的楼楼馆子，听了一回曲子戏《李彦贵卖水》。在城关的车马店宿了一夜，第二天往回走，五十里平川路，他消消停停走，天蓝得像玻璃，他心情很好，人活世上，有时候会觉得活着真好。

/ 10 /

“韩湘子出家的终南山
怀抱的渔鼓儿简板……”

他让自己吼了两句，他看见了朝贵就停住了不吼了。朝贵站在路边一个岌岌墩旁边，探头探脑地望他。他觉得有点奇怪，他没有想到会遇见朝贵。

“朝贵你做甚哩？”他问。

朝贵的尖脸上蒙了一层灰，他说话有点结巴，“打了两只黄羊，三棵树那边，我拖不动，我……等你哩，我看见你来了，就等你……”

“帮忙可以，你得分我一条羊腿！”

他说，他看朝贵的样子很像只獾，就忍不住笑起来。

“两条羊腿都行！我还没有随过礼哩，光听你的戏文……”

朝贵说，他眨眼眨得很厉害。

“今天晚夕我说《常遇春征讨代州》，你只管来听！”

他说着，往朝贵的窄肩上拍了一下。

他跟着獾一样的小矮人往树影子那边走。白碱地一踩一片白尘，一堆一堆的红柳、骆驼刺、刺藜挡着去路，田野里静得像个坟场。

走到一片空碱地上，他看见布袋、咬劲、五庚站在前面。他们后面是三棵沙枣树，枣子挂满枝头。他们站在金粉一样的阳光里，一满朝着他怪笑。

他的心紧抽了一下，他知道事情不好。

“做甚哩你们？你们想做甚哩？”

他强作镇定。他扭身往回看了一下。獾一样的朝贵正朝他眨巴眼睛。

他的脑袋就在回头的那阵挨了一棍，他往前栽了一下，几个人像狗争食一样猛扑下来，反剪了他的胳膊，朝贵像背口袋一样死死扼住他的脖子，这小矮子像钢筋一样有力，勒得他喘不过气。

“放开我！快放开我！你们这些熊人……”

他含混地吼，拼命挣扎，但无济于事。

布袋扔了棍子，从腰后拔出把弯刀。刀刃在阳光下刺目地闪了几下亮。布袋用刀刮了刮大拇指，笑得毛骨悚然。

“告饶吧！你现在告饶，我想听你告饶哩！我们都想听你告饶哩！”

“杀了我！布袋有种的你杀了我！”

他不挣扎了。他知道挣扎没有用。

“我不杀你，我杀你做甚哩！杀了你谁给我们唱戏文说故事哩？”布袋笑着。

“我不告饶！就你们这几个熊人？”

他说。他得让自己强硬些。

“不告饶也行，我不在乎，但是我得做个绝活！你明白我的意思么？”

布袋笑得很开心。

恐惧像冰水一样淹没了延寿，他踢了布袋一脚，布袋跳开了。他被勒拧得更紧了。

“杀了我！驴日的们，你们杀了我！”

他大声吼喊。这时候众人用麻绳捆牢了他。他的腿被按得动不了。

“杀了你要蹲大狱哩！我不想杀你，谁也没说过要杀你，我只想做个绝活！”

布袋说着,用刀子挑开了延寿的裤带。

他们都有些好奇,一齐盯住延寿的下身。他们同时倒抽了一口气,好像都有些羞愧。

“怪不得哩……”

村子里的人们听不到延寿撕心裂肺的惨叫。这地方太背静了,离村子有几里地呢。

他们做了这事以后,把割下来的东西像马铃薯一样埋在碱土里。然后他们给延寿敷了早准备好的草药。他们轮流把延寿背回村,那时候人们还以为他喝醉了酒呢。

延寿在次年的春上走了。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。几年后车户王德到西海贩马,半路上遇见一个戏班子,那里面有个不男不女的人,像是延寿。王德不敢肯定是不是。人们记得的延寿还是原来那个延寿。

延寿走后,在他遭难的那片碱地上,长出了一棵树,是棵能遮阴凉的大树。布袋在那儿哭了好几回,哭得很伤心。他知道毛眼儿经常来看这树,蚕豆也来。延寿压根儿没有走,他成了女人们心目中的一处风景。

/ 12 /

赵光鸣 湖南浏阳北盛仓人。1958年随父进疆。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国家一级作家,曾任新疆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,中国作家协会六届全国委员。现居乌鲁木齐市。已出版长篇小说《青氓》《迁客骚人》《乱营街》《金牌楼》《赤谷城》《莎车》等八部,小说集《远巢》《绝活》《死城之旅》《郎库山那个鬼地方》等八部,电影两部。代表作有《石坂屋》《西边的太阳》《穴居之城》《绝活》《汉留营》《帕米尔远山的雪》等。为西部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。